

综艺节目如何更专业化分众化

——谈音乐节目《闪光的乐队》的发展之路

沈 健

摘要：音乐节目一直是综艺创作领域重点关注的课题，有着广泛的观众基础，天然具有热度和话题性。本文从《闪光的乐队》的制作特点、创新逻辑及未来发展方向出发，探究一档音乐节目如何平衡专业性、娱乐性和社会性，用自己的音乐“态度”彰显栏目的“温度”，在观众中引起更大范围的热度和影响力。

关键词：音乐节目 破圈之路 综艺创作 《闪光的乐队》

近年来，音乐类综艺节目呈井喷式增长，制作团队在以音乐竞演为核心的基础模式下不断升级创新，尝试叠加许多新元素寻求此类节目的破圈之路。如今的观众期待久违的令人兴奋的声音。当大家还在讨论下一个音乐类综艺

节目爆款何时出现时，2022年开年，浙江卫视全新大型音乐文化节目《闪光的乐队》便给出了答案。

《闪光的乐队》阵容强大，既有实力强劲的乐坛前辈，也有才华横溢的后起之秀；既有拥有天籁之声的实力唱将，也有能够点石成金的音乐制作人。不同类型的音乐人横跨了30多岁的年龄差，每一位音乐人身上都承载着不同年龄段观众的年代记忆，这样的超强阵容通过不断地磨合、重组，共同碰撞出具有创新性的音乐作品。

节目播出以后，CSM64城市组收视率创下了破3的最高纪录，强势领跑周末档同时段省级卫视节目。同时，《闪光的乐队》荣登微博综艺影响力榜TOP1、微博综艺话题榜TOP1，在

观众中引起了广泛的热议。通过这一现象我们可以看出，当今综艺节目的发展正在不断地突出主题性和对受众人群进一步细化的趋势。美国学者梅星尔和洛文斯在《媒介、讯息与人的视角》一文中指出，“分众不仅体现在受众的社会关系结构中，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也是呈现出专业化的分众化的趋势”。^①突出专业化和分众化是《闪光的乐队》所努力的方向。“乐队”一词与华丽的乐器演奏、火花四溅的灵感合作有着紧密关联，在当下多元审美需求下，乐队摇身一变，成了音乐类节目的关键词。作为音乐综艺的新面孔，《闪光的乐队》缘何能够脱颖而出呢？

一、音乐组合的社交化表达

真人秀是“特定虚拟空间中的真实故事，以全方位、真实的近距离和以人物为核心的戏剧化的后期剪辑而做成的节目”。^②如同《闪光的乐队》当中的闪光音乐人，在这个舞台上不仅要赢得现场观众的支持和喜爱，更要打动其他音乐人，寻找志同道合的音乐伙伴组成乐队。真人秀是音乐类节目发展中所经常选用的方向，闪光音乐人紧张刺激的组队环节是节目的一大看点。

首期组队就诞生了许多“反差萌”的组合。在自由交流组队的空间里，各位音乐人不同的组队方式也颇具戏剧性，有的主动出击，向心仪的合作拍档发出邀请；有的一拍即合，属于名副其实的“双向奔赴”；有的“静候缘分”，希望可以有意料之外的收获，于是不可避免的“抢人大战”一触即发，将节目推向情绪高潮。音乐人或许不善言辞，在音乐中却不怯于表达，他们通过双向选择组成音乐拍档，以乐队形式挑战改编经典歌曲。第一次的组队选择中，说唱歌手张震岳混搭国风少女周洁琼共创国乐新作；拥有清澈嗓音、善于用音乐讲故事的品冠和焦迈奇一拍即合；李玉刚被新时代的音乐类型吸引，邀请符龙飞尝试年轻曲风；胡宇桐、李润祺意属摇滚老炮张楚，渴望同喜爱的前辈学习合作；萧敬腾、张碧晨跳脱出原有选择，与未合作过的歌手激发新的化学反应。

在《闪光的乐队里》，节目组在社交内容的呈现上有着难能可贵的克制与坦诚。节目现场舞台区域和后台区域融为一体，形成共同表演场所，在观众面前真情流露。《闪光的乐队》节目中“后台”被置于凝视的“舞台”之上，展现了乐队的幕后故事。面对竞争压力，闪光音

乐人如何以专业的能力素养、积极的专业精神传递给观众理念与思考。“舞台”与“后台”的融合平衡了“真”与“秀”之间的关系。情境的设立确立了人物标签的建立，通过戏剧化的视听语言表现给观众，“真人秀+后台观察”的节目形式，“一个空间、两个现场”的节目形态激活了节目视角。克制和坦诚的态度贯穿了整个节目。克制，是用轻描淡写的笔墨，勾勒出音乐人的性格与乐队成员之间的化学反应。坦诚，则是通过以音乐会友的形式，与大众情绪形成共鸣。在《闪光的乐队》里，观众通过组队选歌阶段的社交内容，看到不同音乐人身上散发的人格魅力。

在第二期节目中，梁龙动情地演唱了崔建的《飞了》，王靖雯回忆李荣浩的《我知道是你》给自己苦难的境遇带来力量时，更是泪如雨下。杨坤表达了对已故师姐陈琳的知遇之恩和感激之情。品冠则分享了与光良在无印良品时期共同创作了《掌心》的故事。这些质朴、坦诚的表达与观众的收视情绪形成了共鸣，观众沉浸于无数的感动瞬间，也是节目组的诚意输出之时。歌坛老将在和年轻一代的合作中，发现两代人之间审美的共振点。没有组过乐队的实力歌手在这里实现了自己的音乐梦想，再次突破自我。年青歌手抱着进一步成长的态度，期望在前辈音乐人的带领下获得更大的成长。在这个开放的音乐节目里，闪光音乐人坚守自己对音乐的感情，怀着对舞台的敬仰，集结在一起，在音乐的道路上努力前行。

二、音乐风格的突破性融合

《闪光的乐队》节目之所以受欢迎，其魅力在于“现场”。现场表演非同一般的感染力，让每个站上舞台的人，都散发着光芒。好的音乐现场不仅能让台下观众沉浸其中，也能让音乐人充分激发表演欲。这次参加节目的大部分歌手本身独立创作能力就很强，将这些优秀的音乐人重新组合成乐队，确保了乐队合作的高水准。节目带来的舞台想象，还在于音乐人对自身的突破。前辈闪光音乐人不忘初心，寻找以前的那份热忱，同时也以包容的心态学习当下的曲风，为自己的音乐风格注入新鲜血液。年青一代的闪光音乐人在组建乐队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音乐风格。

对于音乐人来说，参加这个节目本身也是一次“寻找自己”的旅程。在不同音乐人相互

思维冲突碰撞中所产生的化学反应，最终形成了《闪光的乐队》对经典歌曲的改编演绎。经典华语歌曲的改编和翻唱一直是音乐综艺节目所一直追求的。《闪光的乐队》首期节目中，音乐人用一首首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曲点燃了观众的热情。一首经典老歌承载的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也记录着一个时代的音乐符号。节目把舞台交给属于各个时代的歌手，为经典音乐注入新的时代色彩；对经典进行重新的诠释，也让观众在熟悉的旋律中找到新的情感共鸣。

乐队既是《闪光的乐队》节目模式的关键词，又为整个节目增添了更多的看点。乐队文化的核心无疑是Live，将成熟的音乐人以乐队形态重组的节目模式，确保了乐队合作的高水准。现场演绎的创造性与唯一性是《闪光的乐队》节目最吸引观众的看点。歌手唐汉霄、王靖雯、马伯骞组成的C爆(SVAI)乐队演绎的《漠河舞厅》可谓极具电影感。无论是马伯骞的独白、唐汉霄的钢琴还是王靖雯的声音，三者的完美融合让歌曲呈现的爱情故事更添凄美。由歌手杨坤和杨丞琳组成的“杨杨”乐队与音乐人张亚东一起，以父女对话的视角演唱了一首《萱草花》。杨丞琳身穿洁白的婚纱，与杨坤一起将观众带入到父亲目送女儿出嫁的催泪场景当中。歌坛老将与年轻一代的合作中，发现两代人之间审美的共鸣点，“使受众文化价值认知产生了叠加联动的传播效应，形成了兼具视听性、审美性、民族性的多渠道文化表达和电视传播景观，折射出节目在激活文化记忆、弘扬优秀文化、凝聚文化认同等主题功能价值方面的意义回归和表达空间”。^③通过不同代际、不同风格的碰撞，实现创作的破圈。歌手张碧晨和周晓鸥组成的“大沸周张”乐队以一曲《我还年轻我还年轻》，实现了沧桑感与明亮感的融合。李玉刚与符龙飞更是相互请教学习。符龙飞向李玉刚学习昆曲，李玉刚则向符龙飞学习街舞和打碟。他们二人将昆曲、说唱、打碟、街舞等不同风格的音乐元素融入其中，实现了传统与流行、国风与电子相互碰撞，成功破圈。“识别是意识形态上的快乐，受众通过这种快乐来识别并确认自己的意识形态形成的立体性。如果这种快乐是真的，基本上只是一种低层次的快乐”。^④而在《闪光的乐队》这个“因热爱，而闪光”的舞台上，歌手们征服观众的是音律上的技巧，打动人心的则是对音乐的热爱，舞台

演出充满了音乐节的质感，用实力改编塑造舞台新的表达。

节目让音乐回归本质，模式与规则的成功充分激发了音乐人的创作热情。乐队形成的舞台呈现，让渴望突破自我的音乐人看到了自身更多的可能。

三、音乐元素多角度呈现

浙江卫视《闪光的乐队》是一档对音乐有“态度”，热爱有“温度”的节目。以乐队形式混搭各类音乐，用全新的方式呈现新派综艺，给音乐舞台带来了不一样的风尚。浙江卫视在音乐节目领域已经深耕多年，从最早名扬天下的《我爱记歌词》，到已历经十年的综艺常青树《中国好声音》，和以“声音凝聚力量”为宗旨，从声音的本身出发，努力寻求品质音乐和专业审美的回归为节目核心的《天赐的声音》，再到与抖音合作推出的《为歌而赞》利用“大屏首唱，小屏二创”的跨屏互动创新玩法助力好声音，多媒体融合破壁出圈，让华语音乐的生命力能够不断扩展空间。可以说，音乐类综艺节目《闪光的乐队》的出现，让浙江卫视音乐综艺大家庭喜添新丁，以社交属性为音乐的价值温度，用富有创造力的优质音乐作品去诠释对音乐的态度，这也是节目的价值观所在。

《闪光的乐队》节目的出现让浙江卫视音乐类综艺节目方阵形成了一个良好的生态。广大音乐人可以在这个方阵实现有效地进阶和流动提升。通过不断升级创新，尝试叠加更多新元素寻求音乐风格的破圈之道。

参考文献：

①Merrill JC《LowensteinRL.Media.Messages and MeN.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1971年。

②史文思《创新真人秀节目模式，合理正确分析受众定位——比较〈完美假期〉和〈我们15个〉谈全媒体时代真人秀节目策划需求》，《采写编》，2016年第3期，第70—72页。

③王婷《竞义生成与语境建构：“语域”视域下传统文化类节目研究》，《现代传播》，2019年第1期。

④(美)约翰·菲斯克《电视文化》，祁阿红、张鲲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47页。

(作者单位：浙江卫视节目中心)